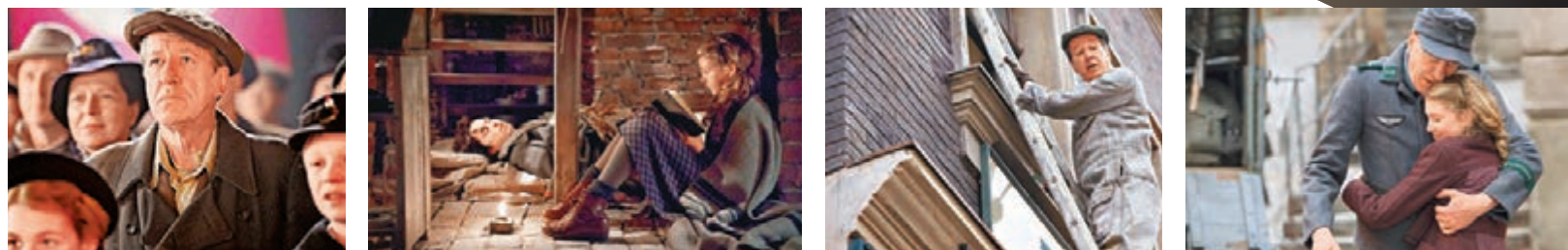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偷書賊》 尋找心靈烏托邦

電影《偷書賊》(The Book Thief)由同名暢銷小說改編，故事以二次大戰時期的納粹德國為背景，講述小孤女莉賽爾如何於是非黑白顛倒的大環境裡，透過書本和文字，窺見人性的真善美。在動蕩的亂世，獨裁者喜以一己私慾，將百姓劃分種族階級，然後再以種種「莫須有」的理由施加迫害。惟有在浩瀚的真理與知識面前，無論賢愚貴賤，眾生皆平等。書本，就是亂世裡的唯一救贖。

文：沙壺



知識改變命運

同樣是以納粹德國為背景，莉賽爾一直讓我聯想到《讀者》(The Reader)的女主角漢娜。漢娜雖然目不識丁，但是她從來沒有想過要接受教育，或者學習書裡的文字，只是一味要求男主角為她朗讀書本的內容。結果當要面對審判，漢娜因為無法為自己辯護而眾叛親離，鬱鬱而終。漢娜得到如此悲慘的結局，可能是因為她不曉得，知識與命運環環相扣，唯一不會出賣自己的就是知識。

但是莉賽爾與漢娜不一樣。她出場的時候是個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文盲，結果淪為同學的笑柄，除了用拳頭洗擦恥辱之外，翻身惟有靠自我發奮圖強。莉賽爾要求養父教她認字，從工具書《掘墓者手冊》開始，她對讀書的興趣愈來愈濃厚，日以繼夜埋首書卷，學習生字。然而，在納粹黨高壓統治的白色恐怖下，百姓的思想與心靈愈來愈乾涸，對新知識的渴求也愈來愈殷切。如果對於改變大環境無能為力，要滿足自己的求知慾，就只有偷。莉賽爾首次做偷書賊，便偷走了一本被學生焚燒、卻仍在火堆裡冒煙的書。她的偷，不是為了書裡的「黃金屋」或「顏如玉」等物質功利回報，而是她相信，一本本不同內容的書，能夠成為她與外界的連結，同時為她提供一個逃避苦難世界的避風港。

莉賽爾閱讀生涯的轉捩點，就是結識了遭納粹黨追捕、藏匿於其寓所地牢的猶太難民麥斯。莉賽爾追求的是知識，麥斯追求的是真理、平等和公義，一脈相承，他們很快就成為知己好友，彼



此分享閱讀的心得。不敢離開地牢的麥斯，一直教莉賽爾以不同的眼光感受世界，用活潑生動的辭彙去描繪平凡的生活瑣事。莉賽爾的想像力因此變得愈來愈豐富，她開始懂得每一個辭彙的來源，其實都是作者發自肺腑的心靈吶喊，而不是受任何外在環境所支配。後來，麥斯更進一步鼓勵莉賽爾書寫自己的故事，她的命運也一點一滴地改寫。在莉賽爾身上，文字開始超越本身的單純性，並且發揮起死回生的作用。當麥斯性命垂危，莉賽爾以文字喚醒他，而在防空洞裡躲避的難民，也因為莉賽爾的朗讀，彷彿心靈長出了翅膀，飛出鐵幕。由此再次驗證，文字的最強大力量不僅在於創造出來的世界，而是把讀者與現實的苦難切割開來。

人性的光輝

莉賽爾的養父麥斯和羅莎都是平凡不過的普通人，但是他們人格高尚，心中有是非黑白之分，不為了過富足的生活而盲從權貴。麥斯不但偷營營救被納粹黨迫害的麥斯，甚至敢於挺身而為猶太人鄰居辯護，即使被警察毆打得頭破血流也在所不惜。而惡形惡相的羅莎，說話尖酸刻薄，卻有比誰都善良及熾熱的心腸。看她在地牢玩雪人大戰、在學校與莉賽爾抱頭痛哭，甚至因想念被徵召入伍的麥斯而

抱着手風琴睡覺，這兩口子是天造地設的一對，是平凡人，也是天使。

莉賽爾能夠健康快樂地成長，也是他們的功勞。漢斯教莉賽爾讀書識字，教她在地牢的牆壁上，創造一只只屬於她個人的生字字典，從而架設起一道讓莉賽爾與世界接軌的橋樑。莉賽爾與漢斯深厚的父女之情，以及市長夫人對莉賽爾的垂青，全都是因為讀書而來的。後來麥斯的來臨，更加讓地牢變成了避世的桃花源，裡面沒有白色恐怖，只有足夠滋潤心靈的溫暖和愛。

死神並非全能

《偷書賊》故事最奇幻之處就是貫穿全片的死神，一直以俯視一切、全知全能的旁觀者身份出現，並且偶爾以權威口吻嘲諷眾生，彷彿任何人的死亡都在他的掌握之內。巧合的是電影裡面和死神一樣一直存在卻又沒有正式出場的，還有希特拉。可能因為由希特拉發動的戰爭和暴政，讓很多無辜的人喪失生命，某程度上，他也是死神的代名詞。不過希特拉始終是凡人，他還是會敵不過戰敗、敵不過死亡。當死神按着他的時間表執行工作，無論是統治全世界的強人，或者平民百姓，也無法求情和反抗，甚至連一句「我愛你」都來不及說出口，就咽下最後一口氣。

莉賽爾接觸的第一本書《掘墓者手冊》，就是一本與死亡有關的書籍，似乎已經預告了她的命運，畢生要與死亡結下不解緣。她年紀輕輕，已經要面對弟弟的天亡，以及後來目睹親友一個個相繼離開。但是死神始終沒有過早把她帶走，反而讓她頤養天年。這並非莉賽爾的福氣，而是死神或者領悟到，即使他帶走莉賽爾的肉體和生命，她的精神、信念和作品都會永遠流傳人間。而這一切，都是死神無法帶走的，他也有做不到的局限，所以死神都忍不住產生要降臨人間做一次凡人的感慨。從書本裡獲得的心靈富足，讓莉賽爾擁有精彩燦爛的一生，連死神也要棄械投降，現代人就請別再做低頭一族了，快快重拾與書本為友的樂趣吧。

節目之選

文：笑笑

《戀火浮生》 愛在亂世中

今年情人節適逢又是元宵節，節日氛圍倍增，愛情電影也一次過大放送。有改編自小說家馬克哈普林(Mark Helprin)同名小說的《冬日奇緣》，又有青春純愛電影《戀一世的愛》，也有以薩拉熱窩內戰為背景的痛愛電影《戀火浮生》。戰火中的愛情，深刻又虐心，尤其兩個相愛的人無奈分道揚鑣、生死相隔，偏偏愛情就是這麼驟然難料。

《戀火浮生》節奏明快，故事懸疑奇情，情節設計巧妙，以內戰歷史為切入點，十分精彩。在戰火連天的薩拉熱窩，意大利留學生 Gemma 遇上小她幾歲的美國小伙子 Diego，兩人一見鍾情。Gemma 結婚不久即離婚，Diego 追至家中，求愛成功，兩人急不及待想生孩子，但 Gemma 原來不育。故事至此，尚算甜蜜，但 Gemma 對孩子的渴求卻將兩人的甜蜜感情推向一個未知，為求一子，她將愛人推向美麗的代母。此時，內戰爆發，兩人感情亦開始變質，Gemma 眼見 Diego 對代母珍而重之，變得歇斯底里。代母生下的孩子被 Gemma 抱走，Diego 若有所思留在薩拉熱窩，不久 Gemma 接到愛人的死訊。

電影前半段是一個很純粹的愛情故事，後半段戰火的煙硝冒起，槍聲、駭火之聲四起，愛情來得快去得快，Gemma 以為愛情的變數來自代母的介入，殊不知亂世裡容不下情愛。當她十六年後重回故地，才發現當年的秘密……

電影雖說在情人節檔期上映，但片中對薩拉熱窩內戰的刻劃很到肉，戰火表面上摧毀了一段愛情，事實上催生了無數悲劇。代母十六年後細道出緣由，Diego 因懦弱無法面對自我，孩子以出生於薩拉熱窩為恥，故事無比沉重，暴力背後有太多太多無可奈何。

Gemma 被嫉妒之火纏繞了十六年，最後在代母的溫柔中釋懷，一抱泯恩仇。然而現實中的薩拉熱窩人民在經歷長達四年的內戰後，又能否恢復如昔？



影碟別注

文：亞里安

《盜海狙擊》 海上大騎劫

還記得2009年震驚全球的索馬里海盜事件嗎？當時，相信好多人忽然如夢初醒，發現原來今時今日仍有海盜這東西，也即時聯想到 Johnny Depp 的加勒比海盜藍王，現實中，原來一切並非鬧着玩，尤其對於美國首宗海上大騎劫個案，電影找來荷里活的最佳愛國代言人 Tom Hanks 重演真人真事，事半功倍，感染力強。

編劇沒有一面倒將索馬里海盜扭曲醜化，反而從中帶出更多讓觀眾值得思索的問題，借用海盜首領 Muse 語帶雙關的對白，透視他們的海產如何被外國漁船提光，等同強搶一樣的利害互動，令該地的船民貧困沒出路，最終走上海盜的不歸路。其實他們都只想「搵食」求生存而已，當然，你可以說這是一個歪理，易地而處的話，你也可能有苦自己知。

片首 Phillips 船長跟妻子在車途上，嘆道全球經濟不景氣，工種在惡性競爭爛鬥爛鬥下，不禁對子女前途憂心，這不就是跟索馬里漁民為「搵食」同出一轍，如此蝴蝶效應的因果循環，顯而易見。

至於4個海盜如何跟19個船員困獸鬥，兩度的騎劫過程也令我們對「行船三分險」有更多認知，尤其巨型貨船的危急應變措施，讓人大開眼界。所幸 Phillips 船長有智有謀，跟 Muse 你精我不蠢的角力互擦火花，中途由貨船轉戰救生艇的延伸狙擊，空間感

兩極逆變，壓迫力愈來愈大，有一浪接一浪的高潮迭起好「戲」氛。

飾演海盜首領 Muse 的 Barkhad Abdi 本是索馬里人，入型入格得人心，老戲骨 Tom Hanks 同樣揮灑自如，最後關頭死過翻生的回魂狀態，由驚惶失措到過度冷靜，由失控吶喊「這些血不是我的」再到激動落淚，足以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而索馬里海盜鮮血濺在美國人身上的象徵意義，大家又可有會感而發？



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《曼德拉》 南非血淚史

高呼自由很易，爭取自由卻從來不易。《白宮管家》、《曼德拉—自由之路》、《被奪走的12年》接二連三在港上映，電影不約而同以解放黑人、爭取平等自由為題，堪稱是「黑奴三部曲」。三者之中，以《白宮管家》最為主旋律，美國精神濃郁；《被奪走的12年》則改編自真人傳記，暴露黑奴的血淚辛酸，是今屆奧斯卡最佳電影的熱門之選；而《曼德拉》則被喻為是奧斯卡最大的遺珠，已故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爭取自由的經歷，刻印了南非一代人的苦難與傷痛。曼德拉的一生，高低起伏，比小說更精彩。電影時間跨度大，將少年曼德拉在鄉村成長、當上律師、成為武裝革命領袖，繼而被捕入獄、獲釋放，與妻子殊途同歸、當選總統一一呈現出來，以曼德拉的事跡道出南非半個世紀的苦難。

飾演曼德拉的演員艾德里斯艾巴(Idris Elba)外貌不像曼德拉，身上卻有曼德拉那團火，神態、氣質頗能說服人。事實上，曼德拉一生並不如大家想像的神聖，早年他以武力追求自由這一決定可圈可點，南非黑人在他的帶領下走血腥極端，其妻子雲妮後來更將行動推向極致，以至最後覆水難收，而曼德拉也以沉重的代價終結一個分裂的時代。

曼德拉年少時在鄉村那片黃金稻穗下成長，長大後成為一名熱血律師，本身風流的他身邊不乏佳人。第一位妻子不滿其日夜搞抗爭，兩人離婚收場，曼德拉後來邂逅雲妮，兩人情投意合拉埋天窗。離離合合的婚姻並沒有令曼德拉退縮，雲妮的獨立自主更堅定了他解放黑人的目標。一直以和諧態度對抗種族隔離的他，在沙佩韋爾慘案(南非軍警在沙佩韋爾向五千萬

示威者射擊，導致69人死亡)發生後，政治態度趨向激進，多次以暴力行動向政府抗衡。上世紀五十年代末，曼德拉的行動舉世矚目，他多次被捕。1962年，他被判煽動罪和非法越境罪，開始長達27年的監獄生活。有趣的是，曼德拉在獄中慢慢摸出一條生存之路，安分守己之餘不忘繼續抗爭，第一個抗爭目標就是「爭取穿著長褲」，以瑣碎的事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初衷。平靜的監獄生涯磨蝕了曼德拉的血氣方剛，由此他走向和平，以柔和的姿態帶領南非走向民主。

曼德拉的妻子雲妮，也是一個可圈可點的人。電影裡的曼德拉常常凝視着相片中年輕美麗的雲妮，但27年的分離，拉開了兩人的距離，雲妮因長期被壓迫而愈加仇恨政府，曼德拉以和平理性的態度推動國內民



主發展時，雲妮另一邊也積極鼓吹民眾發動武裝行動。曼德拉在片中說，他很愛雲妮，愛最初的那個她。他放棄了婚姻，以血與淚換來了自由，成為南非首位民選的黑人總統，但南非的民主之路，依然漫不見盡頭。